



读诗与读人

■ 孟 华 高恒菊

“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一切诗歌的创作都有其缘由，一切诗作的内涵都与作者的思想倾向、品行性格、社会地位、生活经历等因素息息相关。诗如其人，诗、人合一是文学创作的基本原理，任何一个诗作都会打上诗人个人因素的烙印。我们阅读诗词就不能不先读诗人，读诗人所处的历史时代、生活经历、家庭影响，读诗人的思想倾向、人格秉性、为人之道，还要读诗人的创作缘由以及诗歌风格，更要读诗人种种的创作因素与其具体诗作之间的内在联系，我们只有这样读透了诗人，才可能真正读懂诗作。



诗人一贯的思想倾向常常会形成其诗歌相对一贯的主题基调。

“诗言志”,诗人具有什么样的思想倾向和情感态度,其诗作往往就会表现出什么样的“志”。如果一个诗人的思想倾向、情感态度鲜明且稳定,那么其诗作表现出的主题基调也会相对稳定。人们常常对在那些作品具有一定的稳定主题基调的诗人或词人前面冠一个能显示其思想倾向的修饰词语来称谓,比如屈原、陆游“爱国诗人”,辛弃疾“爱国词人”,杜甫“人民诗人”,“爱国性”“人民性”就是这些诗人诗作主题的基调。阅读他们的诗作,常常首先可以从他们诗作表现的惯有主题角度去理解。

如杜甫的《登高》,这首诗格调雄壮高爽,意境开阔,慷慨激越,高浑一气,被人们誉为“古今七言律第一”。这首诗看起来一反了杜甫诗作的沉郁风格,也不同于“三吏”“三别”表现的主题,但仔细咀嚼,就会感受到诗中表现的忧国忧民伤时的情感非常强烈。“艰难苦恨”不仅指诗人自己万里作客、衰年多病的艰辛境况和遭遇,同时也指当时社会的动荡不安,广大人民的辛酸痛苦,“人民性”是这首诗情感的主旋律,《登高》仍保持了杜甫诗作惯有的主题基调。

如辛弃疾的《踏莎行》(夜月楼台),这是一首悲秋词。上片欲擒故纵,一反一般文人见秋即悲的脆弱之情,放开胸怀,纵情吟赏秋色;下片前部分延伸上片否定悲秋的意脉,继续描写秋夜令人留恋,然而末二句“思量却也有悲时,重阳节近多风雨”却作了一个笔力千钧的反跌,推翻了前面极力渲染的“秋”不必“悲”的情志,最终还是落入了一般文人秋词“悲秋”的窠臼,但细细推究,就会发现此词并不同于其他文人单纯的悲秋诗词,此词在悲愁的情感中深深蕴含着词人惯有的爱国忧时情怀。“重阳节近多风雨”之“风雨”指自然气候,也指政治形势的险恶。词人作此词时,国势正处衰弱之际,向来北兵习惯在秋高马肥时对南朝用兵,今逢重阳之秋北军难免不南侵,政局上的风风雨雨难免不破坏人们的安宁与幸福,词的字里行间暗含了词人对时局的深深忧虑。此词虽是悲秋词,但与词人其它的以比兴之体寄托政治情怀的诗词一脉相承,“爱国性”仍是此词的主题基调。

诗人稳定的性格常常会促成其诗歌风格的相对稳定。

诗歌风格与人格、性格相通。一个诗人的诗歌风格是其内心生活的显性标志,如果要写出宏伟风格的诗,诗人首先就要有雄伟的人格、勃放的性格。当代杰出的

政治家、诗人毛泽东的志气雄奇博大壮丽辉煌,他的诗词中的精神境界和语言境界也必定是雄奇壮丽的。这种独特的精神境界与语言境界的集中表现,就是主旨震撼灵魂的精神强势。

如毛泽东的《七律·长征》,千里的雪山、逶迤的五岭、铁索的大渡桥这些令人望之心寒的景象在毛泽东眼中只是“等闲”之物,这首诗中毛泽东以苦为乐、以险为乐、以逆境为乐、以进击为乐的豪情勃发,这是毛泽东昂扬豪迈性格的表现。毛泽东的诗词大多奔放大气,充满着积极的浪漫主义色彩,这与他豪迈雄勃的性格是紧密相关的。

苏轼豪放的性格形成了他豪放的诗风,即使他遭贬,处于人生低谷时的诗作,表现出的乐观昂扬的情绪、洒脱豁达的性格仍然非常突出。

例如苏轼的《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这是苏轼1079年因反对王安石变法被贬到黄州第三年的春天写的一首词。这首词通过途中遭雨这一平常小事,借题发挥,表现了词人在种种打击和挫折面前不退缩、不丧气、坦然处之的旷达心境。“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多么高昂豪迈的气势,“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多么乐观自信的情怀,这不是他一贯的豪爽潇洒性格的表现?

诗人生活的重大变故常常会带来其诗作表现的思想、风格的明显变化。

我们读诗,也不能一味地拘于作者的惯常思想和惯常的诗歌风格,因为一些诗人的思想情趣和诗歌风格,有时也会随着人生经历、生活情形的变化而变化。婉约词派杰出的代表人物,宋朝女词人李清照一生经历了境况殊异的两个阶段,她的前后两个阶段词作表现的情志和风格也迥异。

前阶段北宋时期(1084年~1127年)。这个时期家庭条件优裕,结婚前过着公主般的生活,与赵明诚结婚后,生活也非常幸福,因此,她此时的词多写美好时日、悠闲生活,多描写自然景物、爱情生活,韵调优美,词风清新细腻。

《如梦令》(常记溪亭日暮),此小令写作者的一次荡舟野游,天色已晚,一个醉酒的少女划着一叶孤舟误入荷花丛中,在夜幕中激起一滩鸥鹭。大自然的天然水色,鸟兽鱼虫与醉酒的少女巧妙自然地融为一体,构成了一幅天人合一的画面,意境清秀,是一幅大自然的美丽图画。读者可以从此词中感受到李清照所流露出来的那种欢快情绪和投身大自然以及热爱大自然的童心和志趣,词中呈现在读者眼前的是一个天真浪漫、活泼热情、充满青春活力的少女形象。这首李清照年轻时的



词作以特有的方式表达了她早期生活的情趣和心境,境界优美怡人,给读者以美的享受。

后阶段南渡之后(1127~1155年)。这个时期北宋已亡,南宋小朝廷偏于一隅,在风雨飘摇之中挣扎,李清照逃难南渡,多年搜集的金石字画丧失殆尽,丈夫赵明诚因在守城宋军叛乱中逃跑后郁闷而死,后李清照又被骗嫁地痞张汝舟,生活不断遭遇变故,身心一次又一次受到打击,情绪低落,她此时期的词作多慨叹身世,怀乡忆旧,抒家国之恨、兴亡之感,情调悲伤。

《声声慢》这首词通过对残秋黄昏悲凉景色的描绘,表现出李清照的哀愁和沉痛,曲折地反映了她遭到浩劫之后,在孤苦伶仃的日子里煎熬的情景。字字凄苦,声声催泪,仿佛连读者的心也被带进了悲哀的深渊。李清照的这首南渡之后的作品与她的早期词作相比,在情感内涵和词的风格上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失去了家园、失去了珍藏、失去了丈夫,词人深切地感受到人间的孤独和人生的乏味,往日的一切都失去了意义和亮色。这首词是词人情感历程的真实写照,也是时代苦难的象征,词的风格也因此变得低缓、沉郁,与前期轻松、明快、浅斟低唱的风格迥然不同。

诗人经历的特殊事件常常会在其诗作中形成特殊的内涵。

人生经历是由许多时段构成,每一时段又会经历许多事情,有时作者某时段的特殊经历或经历的特殊事件会在其诗作中形成特殊内涵。如果我们不了解那些特殊经历、特殊事件,就会影响我们对诗作的理解。

王昌龄的《芙蓉楼送辛渐》是一首历来被人们称道的典型的送别诗,其实这首诗是淡写朋友的离情别绪,而重写诗人的高风亮节。据《唐才子传》载王昌龄“晚途不谨小节,谤议沸腾,两窜遐荒”,开元二十七年被贬岭南即是第一次“窜遐荒”,从岭南归来后,他被任为江宁丞,几年后再次被贬到更远的龙标,这是第二次“窜遐荒”。《芙蓉楼送辛渐》是诗人第一次被贬归来后担任江宁丞时所写,可见当时他正处在众口交毁的恶劣环境之中。“一片冰心在玉壶”,即所谓“自明高志”。“冰心”二字见于《宋书》卷九十二:“冰心与贪流争激,霜情与晚节弥茂”。这是刘宋时代“清平无私”“为上民所爱咏”的良吏陆徽的话,王昌龄取用“冰心”二字,当表明自己与“厉志廉洁,历任恪勤,奉公尽诚,克己无倦”的陆徽志同。“玉壶”二字见于鲍照《代白头吟》:“直如朱丝绳,清如玉壶冰”,是高洁的象征。西晋陆机的“周苛慷慨,心若怀冰”、唐朝姚崇的“内怀冰清,外涵玉润,此君子冰壶之德也”,大致也都是“不牵于宦情”、保持高

洁之意。“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借用“冰心”“玉壶”两词,表面上看是诗人托辛渐给洛阳亲友带去口信竹报平安,寄托对亲友的一片深情,实际上王昌龄借用这两句话不仅表现了“心若怀冰”“玉壶之德”的语意,更是要深情含蓄地传达自己仍然冰清玉洁、坚持操守的信念,这不是洗刷谗名的表白,而是蔑视谤议的自誉。我们如果不了解王昌龄写作此诗的特殊缘由,就会把这首诗仅仅理解为一般意义上的送别诗,这就离诗人写作此诗的本意远矣。

阅读诗词,须知人论世,“知”到什么广度,“论”到什么深度,对理解诗词内涵都会有直接的影响。诚然,我们教学诗词在知人论世方面并不要对学生提出过高的要求,但作为教者大概还是应该“知”“论”得全面深透些吧!

[作者通联:江苏扬州市江都中学]